

甜蜜的 犯罪

〔日〕誉田哲也 著

珂辰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甜蜜的 犯罪

「日」誉田哲也

珂辰

译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olce by Tetsuya Honda

Copyright © Tetsuya Honda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版贸核渝字(2016)第02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甜蜜的犯罪 / (日) 誉田哲也著; 珂辰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29-11292-9

I. ①甜… II. ①誉… ②珂…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3954 号

甜蜜的犯罪

TIANMI DE FANZUI

[日] 誉田哲也 著 珂辰 译

责任编辑: 钟丽娟 何晶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罗四夕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5 字数: 145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1292-9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生命，因阅读而美好！

目 录

第一章	池袋金鱼	001
第二章	甜蜜的犯罪	039
第三章	为了某个人	069
第四章	托卵 (Brood Parasite)	105
第五章	爱你一百年	139

Part 01
第一章

池袋金鱼

前天夜里十一点多，练马车站北口附近发生一起醉汉间的闹事纠纷，她正在写那起案件的现行犯逮捕报告，已经写到最后一栏了。

“于平成〇〇年九月上午十点三十分释放嫌犯。警视厅练马分局刑事组织犯罪对策课司法警员鱼住久江巡查部长。”

最后是印泥。虽然印泥盖得有点糟，不过无所谓吧。

“完成了……好啦，组长，交给你了。”

她微微起身，将文件递给坐在左边重案组组长办公桌前的宫田警部补。

“好。”他大致浏览后便放进桌上的文件架上。

“辛苦了。”

“不会。”

久江站了起来，环顾四周。

暴力团对策组、组织犯罪对策组等，大部分的刑警们都还忙于文书工作，重案组也还有资深的里谷巡查部长以及最近从盗犯组转过来的原口巡查长留在位置上，这个时候久江外出应该没什么问题。

墙上的时钟指着十一点半。

“虽然时间还有点早，不过我先出去吃午饭啰。”

她将有点变形的手提袋挂在肩上，往走廊方向走。

背后传来组长漫不经心的回应：“好。”

从楼梯走下一楼，久江在服务台前巧遇好久不见的人。

警视厅刑事部搜查第一课的刑警金本健一。久江认识他时他是巡查部长，隶属第六组，现在就知道了。当时的久江还是巡查长。

对方也立即看到久江。

“……鱼住。”

既然被看到了就不能视若无睹，久江边点头边走近到听得见声音的距离，问：

“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

“有点事。”

金本旁边站着一名约三十岁的年轻人，是那个辖区的刑警吗？如果是，也就是那个辖区发生凶杀案，金本现在是那个帐场（搜查总部）的搜查员。

“来调查什么吗？”

“是啊……来查白骨尸体的身份。”

金本瞥了身旁的人一眼，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拿出钱包说：

“你先找地方吃午饭。”

他递出一张千圆钞。

“啊？那组对（组织犯罪对策组）那边呢？”

“那里晚点去无妨。”

他一脸诧异地接过钱来，最后说了句“谢谢”后，便往门口走去。

金本清清嗓子，回头对久江说：

“你要去吃午餐吧？一起走吧？”

久江摇头。

“不了，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

“别这么说嘛，好久不见了，陪我吃个饭吧。”

久江不经意地看了看四周，发现会计及交通课的人都窥探着他们这边，离服务台好一段距离的副局长好像也看着他们。继续在这里推托不太好看。

“好吧，我带路。”

久江率先走出自动门。

初秋柔和的风吹来。

久江无由地觉得忧郁。

还没迈入三十岁的三年前，久江服务于丰岛区的池袋分局，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金本。金本年长她两岁，当时的他是比她高一阶的巡查部长，部门跟现在一样是重案组，每天接触还不至于到杀人程度的暴力案件。

只不过池袋分局如同其名，是管辖池袋这个巨大闹区的警局，自然凶杀案也频繁发生。每次一发生凶杀案，警视厅总部就会派遣一大批刑事部搜查一课的搜查员进驻，占领讲堂及会议室。

这么一来，搜查的主导权就转移到总部，辖区分局的刑警只好沦为他们的带路人。警察是典型的阶级社会，但只有在此时不适用。

一课员会搭配一辖区警察，就算一课员是巡查，搭配的辖区警察是职位较高的巡查部长，搜查还是由一课员主导，这就是都道府县警察总部与辖区分局的差异，在被称为“数字课”当中属于顶尖地位的“搜查一课”的地位权力。

不过换个角度想，搜查总部的设置对辖区警察也是机会，只要努力让一课员看见自己的能力，同时被认可，或许就能被提拔进总部的搜查一课。

金本跟久江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进入搜查一课后，两人的组别不同，不过因为是“来自池袋的金本与鱼住”，因此有时也会被简称为“池袋金鱼”，大概是有人模仿当时热门的电影“新宿鲛”替他们取的绰号吧。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久江在搜查一课仅待了两年，因为她通过升级考试，晋升为巡查部长。一旦晋升就必须调动工作岗位，这也是警察的规则之一。

之后，久江走遍八王子分局、上野分局的各重案组，去年开始在练马分局服务。她外派辖区分局正好十年，年纪也四十二岁了。

在老旧的咖啡厅里两人对坐，金本苦笑着说：

“你看起来越来越有威信了。”

你想说的是中年发福吧？久江心想，一边望向墙壁上的白板。她不是不恼怒，只是早已过了冲动的年纪。

“要吃今日午餐吗？今天是炸竹荚鱼套餐。”

“好。”

久江对熟识的女服务生比出两根手指。对方点点头，高声对着厨房喊：“两份午餐。”

突然觉得手空空的，久江伸手将放在桌角的铝制烟灰缸拿过来。金本手肘撑在桌上，略显无聊地双手交叠放在嘴前。

金本的双手比以前略带圆润，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只颜色

暗沉的戒指。久江心想，“要说有威信你也不遑多让”，不过她并没说出口。

反倒是心里悄悄回忆起往事。

因为寂寞，她曾不经思考就点头接受一夜情。她并不后悔，但很庆幸只是一夜。幸好只有一夜。

过去久江的恋情都很短暂，可也不是没有。回想起来，不也这么走过来了？还真是一个消耗速度快的恋爱电池。久江觉得好笑。

“你抽的烟变淡了。”

听到声音，久江这才回神。是啊，十年前抽七星，现在则是Frontier淡烟。

“咦，你呢？”

“我戒了，有一年半了。”

久江不自觉笑出来。

“真有决心……怎么？肺部照出影子来了吗？”

“不是，我买房子了，我老婆不准我在家里抽……我就趁这个机会戒了，其实还蛮好戒的呢。”

买房子了啊。

久江不是嫉妒，甚至觉得松一口气，庆幸她并没有造成破坏。

午餐没多久就送来了，用餐期间谈的几乎都是彼此的近况报告。金本没有晋升，现在还是巡查部长，只不过换了单位，

现在在三组。

搜查一课还是很忙碌，比较起来这边就清闲许多——这阵子练马分局辖区内并没有发生凶杀案。听到久江这么说，金本哼笑着说：“很好啊。”

两人几乎同时吃完，久江的餐后咖啡是热的，金本则点了冰咖啡。他加了满满的牛奶跟糖浆，偏执地搅拌得很均匀。他的动作让久江觉得怀念。

“……我说鱼住，上头询问过你要不要调回一课吧？”

他的声音与切入话题的时机让久江有些明白，他会找她吃午餐，大概是为了这件事吧。

“是啊，嗯……好几次。”

“前不久八组也缺人，那个时候你的名字也在名单上，可是进来的全都是新人……上头找过你吧？那个时候。”

久江点头不发一语。

“为何不接受？”

“不接受很奇怪吗？”

金本困惑地蹙起眉头说：

“不奇怪吗？你这样的人才不该留在辖区分局的重案组，应该在总部一课解决杀人案，这样才像你的风格。”

过去让她深切排斥的一课员的自豪与骄傲。金本这样大言不惭地脱口而出，抹杀了她的怀念，反倒让她觉得无地自容。

“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比较适合待在辖区分局。”

“你这说的什么话，能在一课干下去的女人可不是随便就有，你知道我这十年来想过多少次若你在身边就好了吗？”

太狡猾的说辞，不过这十年来久江也学会了漠视这种说辞的智慧。

“我无法胜任。因为了解这一点，所以我没接受罢了。”

金本露出完全无法认同的表情。

“我说啊……如果你结婚生子，我还能理解，如果你离开重案组，改调交通组或其他组别，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些，可是你这十年来一直待在重案组不是吗？你对搜查一课还有留恋……会这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吧？”

久江想过结婚，也想过生小孩，但一次也没想过调回搜查一课。要是直接这样回答，金本会有什么表情呢？生气，还是哑口无言？

“我比你想象的还要怪胎。”

“不，你并不是怪胎，就这层意思来看，反而该说你是认真到可以说是愚蠢的人了。”

是啊，久江自己也知道。正因为如此，她不想回搜查一课。

“总之，别理我了，应该有很多人可以取代我。”

“没有，老实说并不好找。”

“就算如此，我也不值得你等十年。”

“你太谦虚了。”

再谈下去也没用吧。

久江起身，伸手拿账单。不过金本先她一步取走，说：

“我请客。”

久江摇摇头，将六百五十圆放在桌上。客气地点点头，随即轻轻转身。

“有空我再约你。”

人事不归你管吧？久江心想，越过肩膀挥挥手。

步出外头，太阳比刚才还要大，迈步向前，天气热到让她觉得有些冒汗。

三天后，发生一起奇妙的案件。

一岁两个月的小孩溺死，母亲失踪，报案的是父亲——

虽然不是一件能够立即判断是否为杀人案的案件，但母亲失踪这点，令人起疑。

情报从消防局转到分局的地区课。受理这起案件，被派去问讯的是久江跟虽然是重案组刑警，却与实习生差不多的原口巡查长。

死亡的幼儿齐藤守之父齐藤明住在樱台五丁目，一栋六层楼老公寓的其中一户。

“抱歉打扰了，我们是练马警局的人。”

傍晚四点。出现在门口的齐藤明乍看像流氓。

平头、整齐的细眉、小胡子、锐利的眼神——相信世上大

部分麻烦事都能用暴力解决的这类人的典型。厚实的上半身穿着白色衬衫，下半身穿着应该是居家服的黑色七分棉裤。粗粗的脖子上挂着感觉可以消除肩膀酸痛的金项链，手上也戴着相同设计的手链。年龄据说是二十九岁。

“啊啊……辛苦各位了。”

声音粗犷，跟外表给人的印象吻合。

“请节哀顺变。”

“谢谢。”

不过即便如此，仍能看出失去孩子的那种父亲会有的憔悴。招呼久江他们进门时，宽阔的肩膀也显得脆弱，让人心生不忍。

屋内的隔间除了跟厨房相通的六个榻榻米大的和室之外，还有另一间房间，那间应该就是卧房吧。

久江他们在齐藤明的招呼下，并排坐在暖炉桌的一侧。齐藤明也不晓得要倒茶，就大刺刺地往对面盘腿坐下。

久江点点头，开始进入正题。

“我们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不过还是希望你能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大致的情况我们已经从急救人员、法医、派出所警察的报告中得知了，只是为了确认，我们必须再请教一次。你的孩子小守是在哪里死亡的呢？”

“这里……那里的……”

齐藤明一边说一边拉开背后的拉门。

“床垫上……仰躺着。”

里面并排着大人用的双人床垫与应该是小孩用的小型床垫。

“我的工作是在晚上。早上回来时，他们两个总是在睡觉。可是今天早上我老婆由子不见了，只剩小守睡在床垫上。我觉得有点奇怪……不过我也喝醉了，所以就直接上床睡觉。起来时，我老婆还是不在……我不经意往小守看过去，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

到此为止跟久江他们事先拿到的报告内容完全一致。

齐藤明发现儿子死亡后，在上午十点十七分通报119，最近派出所的警察，救护车相继到来，四十分钟后法医也抵达现场，确认幼儿死亡。这时分局的鉴识人员也会出动，进行某种程度的现场搜证。

遗体被搬运到大冢的法医医院详细检查，并在下午一点左右确认死因为溺毙。由于现场浴缸里的水与遗体体内检验出的水质完全一致，因此判定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沉入浴缸而溺毙。

当然，小孩子自己跑进浴室，不小心掉落浴缸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只是齐藤明回家时，遗体在寝室的床垫上，换言之，就常理推断，是母亲齐藤由子在他死后移动了遗体。严格来说，这种行为可以视为遗弃尸体或是藏匿尸体。

地区课的警察当然要求过齐藤明到邻居、友人家、娘家等